



二十年前的凶杀案  
他们竟同是幸存当事人

# 重复爱 你的 时光

熊然  
著



一场揪心跌宕的悬疑爱情  
以爱之名系列特警篇

世间如此险恶  
唯你的微笑灿若星河  
我在年少时遇见太过惊艳的你  
不小心花光这生所有运气

十六岁的郭襄在风陵渡口  
一见杨过误终身

十七岁的陆云歌遇到江楚桓  
成了她人生暗夜里唯一的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米咕读

# 重复 你的 时光



熊然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复爱你的时光 / 熊然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500-2214-0

I. ①重… II. ①熊…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1107号

---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重复爱你的时光

作 者 熊 然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刘运东

责任编辑 王俊琴 李梦琦

特约编辑 伍 利

封面设计 刘 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49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500-2214-0

---

赣版权登字: 05-2017-142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楔子	· · · · · ·	· · · · · · 001
第一章 无依之岛	· · · · · ·	· · · · · · 007
第二章 莹莹白兔	· · · · · ·	· · · · · · 019
第三章 男神学霸	· · · · · ·	· · · · · · 037
第四章 艺考三侠	· · · · · ·	· · · · · · 051
第五章 学渣进击	· · · · · ·	· · · · · · 072
第六章 天网恢恢	· · · · · ·	· · · · · · 086
第七章 惊魂之夜	· · · · · ·	· · · · · · 100
第八章 终极逆袭	· · · · · ·	· · · · · · 110
第九章 嫉妒女神	· · · · · ·	· · · · · · 118



## 目录



- 第十章 最后晚餐 ····· 128
- 第十一章 新无间道 ····· 144
- 第十二章 南方姑娘 ····· 152
- 第十三章 这就是爱 ····· 171
- 第十四章 无处告白 ····· 185
- 第十五章 双重谜底 ····· 202
- 第十六章 当时噩梦 ····· 222
- 第十七章 云朵破碎 ····· 240
- 第十八章 似是故人 ····· 258
- 第十九章 等我回来 ····· 274



## 楔子



CHONGFUAINIDE  
SHIGUANG

坐落于北京戏剧学院北角的小剧场今日上演大二学生的联合作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离开场还有半小时，院里学生、系里领导陆续进场入座。学校小，就那么些人，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论身边坐的是谁，都能因面熟聊起来，开场前的观众席是一片欢声笑语的海洋，无数饭局在开场前被敲定，大戏结束喝大酒，熟人朋友要叙旧，文艺工作者自带洒脱不羁的风范。

与前台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台的沉寂。肖琳子是个关系户，仗着有系主任撑腰硬抢了女主角，这位同学平时记词全靠吃美国进口的“脑残片”，今日上台前正打算来两粒，唤醒沉睡的记忆，摸出瓶子一倒空空如也，敢情药吃光的事被她给忘了，没了神药加持，脑袋里空空荡荡，竟是一句词儿都想不起来，想不起词儿，一会儿上台怎么演？肖琳子当着后台众同学的面，晃晃悠悠了两下，干脆利落地倒在地上晕了。

导演陆云歌正在前台确认灯光效果，被人叫到后台，一看女主角晕倒在地上，吓得脸都白了，她挽起袖子就要上去掐人中，死党廖静雅拦下了她：“没用，我们都掐过了，肖琳子死活不肯醒，也不知真晕假晕。”

陆云歌瞅着肖琳子被掐得泛青的人中不肯罢休，尖着爪子跃跃欲试地要再掐，死党兼男主角林一峰把她按在转椅上，担心她急火攻心下手没轻

没重，叫了两个男生把坑爹的肖琳子抬去了医务室。

一起作业的同学们得知女主角晕倒的消息都跑到了后台。一层层的人围着陆云歌，她坐在最中心，大家都瞅着她，女主角突然没了，他们都没主意，想听导演怎么发话。

陆云歌呆坐在转椅上，一瞬间百般感想齐涌上心头，念头太多，脑子转了两圈转不过来，卡在那儿，眼神都没法聚焦。一会儿在老师同学面前闹笑话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她已经给那个人发了邀请函，那个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不会来的，可是，在百分之零点一的概率下，万一他真的来了，看到她失败的处女作……想到此处，陆云歌就很想死。

两个死党廖静雅、林一峰狮子狗似的一左一右蹲在陆云歌面前，看出她眼神不对，分别拽了她一只手以防她突然发疯。廖静雅握着她右手轻声说：“爱是一个人的事情，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陆云歌目光散着焦，毫无意识地接口：“所以，我爱你，与你无关。”

廖静雅瞥了林一峰一眼，林一峰会意继续念道：“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

陆云歌条件反射地往下念：“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

廖静雅和林一峰眼神交汇，福至心灵，一同起身，将她扯了起来，异口同声道：“你来演女主角！”

陆云歌被他俩的大嗓门吓得浑身一哆嗦，散着的目光有了准星，盯着面前的这对贼男女叫道：“开什么玩笑！什么时候了还瞎开玩笑！”

林一峰从她的脸指到她的胸，对众同学道：“大伙儿看，她是个女的。”

廖静雅拿起化妆台上厚厚的剧本晃出哗哗的书页声响：“她还记得所有的场景台词。”

汇集在后台的同学们都明白过来，脑袋齐刷刷地点向她：“陆导，就你演吧，挺合适的，我们都顶你。”

陆云歌被这突发情况给整懵了，惊得跌回椅子，回绝道：“我是导演、编剧，不会演戏……”

未等她回绝完，负责化妆的莫西西已欺身向前，伸脚踢开转轮上的固定脚蹬，连人带椅“嗖”一下推到了化妆台前，莫西西借着化妆镜上雪亮的排灯，细细打量瘫软在转椅里一脸惊恐的陆云歌，左手拿了盒粉底，右手抓了块海绵，小指滑过耳后别了支化妆笔，唇角衔住顺手摸的一副双眼皮贴，牙缝中呼哧出声：“陆导，你来演吧，你比大嘴叉子肖琳子美多了，我乐意给你化妆，坐好，别动。”

容不得陆云歌说一个不，莫西西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她施工。十分钟后，陆云歌的妆容、发型一点点出来了，莫西西装扮她时，林一峰一直坐在旁边陪她对词，看她的目光亮得过了分。陆云歌平日里太潦草，几乎不拾掇自己，宽大衬衫配长裤，邋里邋遢头发一扎，致使林一峰看陆云歌化妆有如看聊斋画皮，不管她原先是什么鬼样子，妆成后令人着实惊艳。

陆云歌扫一眼镜子，确信之前对自己够狠，骨子里的风流美态被印着痘子、晒斑、黑眼圈的糟糕皮肤全然盖住，神奇的莫西西笔端轻点盖住了额头上新迸出的一堆痘子，遮瑕膏隐藏起了晒斑，海绵按压得黑眼圈遁形，一抹胭脂扫上脸颊，她像一枝含苞的桃花，在镜中绽放出灼灼的光华。陆云歌望着镜中美人在心底轻叹了口气，如果平日她在脸上多用点心，就算皮肤达不到此刻妆后的级别，也不会差太远，只是自打那个人走后，她打扮的心思就荒了。

十八岁的第二个月她放弃了外在形象上的追求，觉得那个人不在身边，再美也是无用，她允许自己花的钱不多，全用在买书学习上，任凭自身生成一蓬野草，荒芜着过孤单的日子。

廖静雅顶了导演的职，台前幕后四处乱窜，最后一轮确认舞台效果、道具次序、灯光音效，陆云歌看着身边奔跑穿梭的同学，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做好手头的事，大家都想将演出完美呈现。她换好戏服，看着穿衣镜里陌生的自己，内心兵荒马乱。

廖静雅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陆云歌，开门。”

她扭开锁，廖静雅像一尾鱼灵活地钻了进来。



廖静雅反手扣上门，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对面地问她：“准备好了吗？”她苦笑着摇头。

“你知道每一句词、每一个走位，知道幕布何时拉起，灯光何时落下，一切的一切你比谁都清楚，你在怕什么？”廖静雅摇着她的肩膀。

“我……我从来没演过戏，所以，一会儿在台前，我……我该怎么演？”她紧张得话都说不顺。

“你根本就不需要演啊！”廖静雅气哼哼的，“你忘了这部戏从一开始就是你挑的。我问你，为什么你要排《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因为……”她空茫地望着镜子的一角，那一角映着她的唇，饱满、鲜妍，如淡粉蔷薇携着露珠，合上，关闭住一切禁忌；打开，倾吐出心底秘密。

廖静雅手指轻轻覆上镜子中陆云歌欲说还休的嘴唇：“因为你很像她，你像剧里的女主角，茨威格的每一句话都是你想说而不敢说的，不是吗？”是的。

夏日蝉鸣的图书馆，陆云歌游荡过一座座高大的书架，取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剧本，随手翻开一页，一段惊心动魄的台词与她劈面相逢，她长久地、一动不动地原地站着，捧着剧本，站成一尊平静的雕像，而内心早已天翻地覆。

那段惊心动魄的台词，像晴天里的一个霹雳，猛然炸醒了她。她把那个人当哥哥，当妈妈，当孩子，当成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切角色，居然不知道，她的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热情奔放，就是爱。

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死心塌地地、这样舍身忘己地爱过你，我对你从不变心，过去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热情奔放，这和成年女人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我毫无阅历，毫无准备。

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

从那一秒钟起，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廖静雅双手捧住她的脸：“你就是剧本里的女人，你不用演，本色地表达出自己，你把林一峰当成他，心里所有的话，上台告诉他。”

更衣室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催促陆云歌出来候场。廖静雅牵着陆云歌的手，走过后台狭窄的过道，领她站在幕布边，于她腰上轻轻一送，将她推上舞台。廖静雅的声音飘在耳后：“去吧，去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他。”

厚重的天鹅绒幕布缓缓拉起，黑压压的观众席上座无虚席，林一峰念完独白，向她徐徐行来，她看着纯白追光里的林一峰，将他想象成那个人。

那个人，是江楚桓。

她该如何形容江楚桓？

他有一双大而清澈的眸，深邃有光，如盛着星辰和海洋，眸子在灯光下是琥珀的颜色，长长的睫毛助阵，联合双眼皮和卧蚕配成一双让人心动不已的鹿眼。这双温柔的鹿眼看久了，心会在不知不觉中融化。

他有时会笑，笑起来很好看，薄唇微微上扬，轮廓鲜明的侧脸出现刚毅柔和的线条，眼睛明亮闪着光，浓黑的剑眉舒展开。对你淡淡一笑，心会在不知不觉中融化。

更多的时候，他不会温柔地瞧你，也不会对你笑，严肃迫人的气场让你小心翼翼地回顾自己有没有干什么坏事。你若见了他严肃端正的模样，见了他清流一般的做派，心会在不知不觉中融化。

明亮的追光打向了陆云歌，她在万丈光芒中，对着眼前的江楚桓念出内心独白：“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死心塌地地、这样舍身忘己地爱过你……

“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

“从那一秒钟起，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陆云歌演得很投入，听不到观众席上被打动的啜泣，看不到一步之遥外林一峰眼中无声翻腾的火光。

她没去注意，但有人替她注意。

小剧场外的墙壁上靠着一个高瘦有型的黑影，黑影隔着墙静听陆云歌如泣如诉的独白，闭上眼，浓密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圈阴影，在脑海里模拟出她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他记住人们每一次哭泣或鼓掌的节点，那是陆云歌表演最好的段落。

很久后，感觉外套的左边袖子变得又湿又重，一滴，两滴，滴在地上，他低头看，鲜血浸透了厚实的外套滴落下来，他不得不蹲下身，用纸巾擦净地面的血点，再站起时，头晕地晃了下。这时剧场内响起致谢声，快要散场了。他团起纸巾装进口袋，大步出门，巧妙避开摄像头监控的区域，在一面寂静的围墙前，长腿略一助跑，利落地翻了过去。

散场了，剧场内热闹得无与伦比，持久不断的掌声令演员们多次返场谢幕，领导和学生观众慢慢散去，剧场里只留下一起作业的同学，陆云歌被他们举起来抛上天，大家互相抱成一团，抱着笑，抱着哭，演出成功了！实在太好了！在每一个真正热爱戏剧人的心里，戏比天大，一部成功的戏带来的喜悦，是最大的喜悦。

作为导演和主演的陆云歌自然是非常开心，在每一个开心的时刻她都会想到江楚桓，习惯性地想到他，想与他分享。然而，望一眼观众已经清空了的剧场，陆云歌还是有片刻的失落，今天他终究没有来……他在哪里？就这么消失了吗？如果他也在现场，那该有多好。

见不到江楚桓的日子，陆云歌走着、坐着、躺着随时随地都能发起呆来，片刻进入静谧停滞的时空，一遍遍地温习她与江楚桓的点点滴滴，她见不到他，只能想他，无休无止地想他，不知疲倦地想他。

陆云歌在被抛上天的瞬间，又发呆了，她沿着记忆的铁轨开始了漫无目的的远行，铁轨旁芳草萋萋，白雾迷离，她循着轨迹渐行渐远，走向她与江楚桓的初遇……

## 第一章 无依之岛



她变成一座小小的孤岛，  
矗立在翻滚着孤独与愧疚的海面。

一身血的爸爸被拖出去时，陆云歌心中只有两个字“完了”。

爸爸完了，她也完了。

她痛恨吃喝嫖赌的爸爸那么久，从未想过他会是警方的线人。

她隐约感觉出了这扇门，她再也见不到他，于是不知哪儿来的猛劲，硬是从压着她的铁掌下挣了出去，连滚带爬地扑到门边，死死拉住那只还没被拖出门的左脚。

“求求你们放了我爸爸。”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求你们……”

额头响亮地磕在肮脏的地面上，地面上的腥味令人作呕，她顾不得恶心，只是一下下重重地磕着，希望能求得一丝怜悯。

角落的椅子响起轻微的起座声，皮鞋慢腾腾踱到她面前。陆云歌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顺着皮鞋惊恐地望上去，看见了乔四邪恶的笑脸。

“舔。”皮鞋伸到她脸前，戏谑又懒散的声音如同一个玩笑。

陆云歌颤抖着伸出舌头，舔去鞋面上的浮尘。

四周响起的乱糟糟的哄笑让她头脑发晕，他们笑了，是不是会放过爸

爸？心底升起期盼的火苗，她发着抖困惑地跟他们一起笑，他们开心了，是不是就会放过爸爸？

她还没想完，那只被她舔过的皮鞋已准确无误地踩上了她的手。

“啊！”她发出凄厉的惨叫，依旧死死地拽着爸爸脚。

乔四一点都不着急，勾着笑，逐渐加重力道，用鞋底反复碾压她的右手，右手转眼红肿破皮，伤口开始淌血，殷红的血迹染满手背时，手指一根根变得麻木，逐渐失了力气，再也拉扯不牢，最终松掉。

她倒在地上看着一身血的爸爸被拖走，右手传来钻心的痛。血淋淋的右手伸向爸爸的背影，突兀地顿在半空中，是个无比绝望的手势。

乔四拉住她的胳膊，一把将她提上床，笑嘻嘻地对她说：“小妹妹舔得很好，一会儿还有别的东西要舔哦。”

乔四对身边马仔偏头道：“场子里的弟兄，叫几个过来。”

陆云歌听到乔四的话，爬到床中央声嘶力竭地尖叫“救命”。

她突然想起表姐陆依依好像在这家夜总会上班，即便不知陆依依在不在，也不顾一切地狂喊：“依依姐姐，依依姐姐，救命！”

乔四置若罔闻地坐回沙发抽烟，像看戏一样看她在床上又哭又叫。

她高声尖叫了几分钟，嗓子快要叫哑时，几个混混进来了。乔四抽着烟跟他们授意，混混们淫笑着点头。

她绝望之际听到“咚咚”的敲门声。

“四爷，您在里面吗？”

听到陆依依的声音，陆云歌像见到了救命稻草狂呼起来：“依依姐姐，我是云歌，我云歌啊，救命啊！救命！”

门被推开，陆依依走进来，脸上带着紧张又谦卑的笑，小心翼翼道：“四爷，这是我表妹，她还是个高中生，您能不能高抬贵手饶了她？”

“出去。”乔四冷冷地说。

陆依依站在门口哀求：“四爷，您看我在这儿做了这么久的份上，能不能给一点薄面，放了我表妹，我……”

陆依依还没说完，烟头已弹上她额头。

“哎哟！”陆依依捂着额头，看了看冷冰冰盯着她的乔四，又看了看困在床上的陆云歌，顿了几秒，默默转身出了门。

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

陆云歌拼尽全力哭喊：“依依姐姐，不要走！姐姐救我！”

混混们爬上床开始撕她的衣服，她尖叫着用腿乱踢，很快被按住抽了几个耳光。

男人下手真重，她只觉得耳朵嗡嗡的，整个人都懵了，像被打入了梦里。她什么都做不了，被踩伤的右手剧痛，四肢被压着，她只能哭着闭上眼。她真的完了。

嘹亮的警笛响起时她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感觉压在腿上的手离开了，那些肮脏的手都离开了。

她一直不敢睁眼，直到感觉一件宽大的外套裹住了她，她被一把抱起，离开了那张龌龊的床。

外套里有残留的余温和干净的气息。

低沉温和的男声在头顶响起：“别怕，没事了。”

这声音让人感到安全，她睁开眼，入眼的是浅清蓝衬衫，再抬头就看到了他，不禁愣了一愣。

“你是？”

“警察。”

“你是谁？”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告诉了她。

“江楚桓。”

陆云歌后来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很奇葩，都什么时候了，她还能顾得上

打听他的名字。她给自己找了一些说辞，像毕竟是救命恩人，不知道名字实在失礼；像她那时耳鸣还未退，她在测试听力；像她好像被打傻了。

但她自己清楚，最根本的是因为江楚桓长得太好看，她几乎是本能未经思索地就问了他名字。

江楚桓把她抱上警车，随后女警送来了衣服，她快速穿好衣服钻出警车，四处张望，现场一片混乱，不少夜总会的人被押上警车。陆云歌在一个闪烁的警灯旁看到了江楚桓，他正在跟一个看起来像是领导的人说话。

陆云歌跑了过去，急匆匆地问：“我爸爸在哪儿？”

她看对方不作声，赶紧补充道：“我爸爸是陆百川，乔四说他是警方的线人，是真的吗？他之前被人拖走了，你们有没有找到他？”

周围听到这话的警察，突然间安静下来，表情都有些沉重。

不好的预感袭上陆云歌心头，她声音颤抖着问：“我爸爸还好吗？”

领导沉默了一会儿，用不忍的眼光看着她：“你父亲，牺牲了。”

听到噩耗的陆云歌一阵眩晕，她记不清自己是怎么跟到公安局做完笔录的。

记不清自己在公安局待了多久，又如何离开公安局的。

乔四叫人拿水晶石的烟灰缸当着她的面狠狠砸她爸爸的头，又让人拖走了爸爸的过程她说了很多遍。

她浑浑噩噩走回家时天正下着雨，她在雨中一直走，一直走，原来爸爸当场就被砸死了，难怪她拉着他左脚时，都没感到他动弹一下。

陆云歌回到漆黑一片的家里，锁好门腿就软了，她像散了架似的贴着门背滑下，哀痛如巨浪猛烈地击打着她不断袭来的巨大痛苦让她心肺疼痛，无法呼吸，坐着喘不上气，索性躺倒在地上。

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得睡过去，醒来时天还是黑的，头痛欲裂，继续哭，继续哭，再也睡不着，只能倒在地上无尽地流泪。

她一直很看不起陆百川，觉得他就是个老混混，如果不是很有必要，

她从不叫他爸。

他怎么会是警方的线人？

他怎么可能是警方的线人？

陆云歌从小没有妈妈，记忆中老是跟着爸爸换地方，爸爸跟的大哥越来越厉害，他们也从一个城市换到另一个城市。她一直觉得爸爸是个没什么本事但挺能混的老油子，他怎么会去做线人这么危险的事呢，这怎么可能是他这种人做的事！

回想起之前因为鄙视陆百川的职业而对他的不理不睬，不闻不问，如有利刃划过心头。

爸爸，是女儿错了，对不起。

可是爸爸，我宁愿你就是一个老混混，只要你还继续活着。

陆云歌从早晨哭到中午，头都要炸了，依然止不住泪水。

泪水淹成一片海，隔绝开她与外面的世界，她变成一座小小的孤岛，矗立在翻滚着孤独与愧疚的海面。瞧不起的老混混消失了，相依为命的父亲离去了，他活着的时候，她没觉得他多好，现在他走了，她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至亲也没有了。

敲门声响了又响，陆云歌终于挣扎着从地上爬起开门，是房东周姐。

周姐被她的样子吓得倒退了一步，打探地问：“听说出事了？”

陆云歌点点头。

周姐摇着头：“黑社会就是这样，搞不好就出事，你爸没被抓吧？”

陆云歌咧了咧嘴说不出话又哭了。

周姐登时紧张起来：“出什么事了？”

陆云歌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周姐立刻就疯了：“不行，不行，这房子不能再租给你，黑社会找上门就麻烦了，你马上给我搬走！”

陆云歌愣了，没想到周姐会说这个，她可是才死了父亲啊，一口气堵



在胸口简直要呕出血来。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低沉蕴含着怒气的声音响起。

陆云歌望向门口，江楚桓眉头紧蹙站在门边，周身袭来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周姐看到他，声音不自觉地降了几度：“我……我怎么了？”

江楚桓抬手指着陆云歌对周姐道：“她父亲为人民安全牺牲了，前脚刚走，你现在就要把他女儿赶出去？”

周姐底气不足道：“我看你像是个警察，你是警察你不怕，我是平头老百姓，这家人得罪了黑社会，到时黑社会上门报复，我哪里担得起，如果再在房子里出点事，我以后还怎么租给别人？再说了警官，房子合同本来也是10号到期，这次不续租了，还有三天，这三天云歌她可以继续住在这儿，三天后，我要收房子。”

周姐歉意地转向陆云歌：“云歌，阿姨也很同情你，但你要体谅阿姨啊，我儿子上补习班就指着每月的房租，不可以出事的啊……”

陆云歌虚弱地举手拦下了周姐后面的话：“不用说了，我搬。”

门关上后，整个世界才清净下来。

陆云歌一屁股坐在地上，太累了，人也累，心也累。

江楚桓打量了一眼周围环境问：“你一直坐在门口没进屋？”

她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但也懒得回应，只是微弱地点了点头。

他蹲下身，望着她，语气温和：“去沙发上坐，地上坐久了会感冒。”

她双目无神地与他对视两秒，心灰意懒地扭过头，就势想往地上躺，却被他握住胳膊半扶半拖地拽到了沙发上。

屁股刚落上沙发，她就尖叫着扭动胳膊甩开他的手：“不要碰我！”

江楚桓松开手，看着屈膝抱腿，埋首膝盖的陆云歌，语气多了两分严厉：“再怎么难过，也要有个人样。”

她埋着头不理他。